

钓鲨女

冯 崢

花城出版社

钓鲨女

冯 峥



F07833

目 录

序

郑 莹

远处，有一盏渔灯

七月八，西南发

渔场三月水

羊鱼嫂

耙蛤蜊的海妹子

海市

钓鲨女

姑嫂缘

海耐头家里的头等大事

『七级总理』

番薯昌的烦恼

寡妇寨风情

农家六月田

孤儿外传

一六八 一五六 一三三 一一八 一〇五 九〇 七九 五九 五二 四四 三三 二一 二一 二一 一

钓 鳖 女

冯 峰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 5.75印张 1插图 110,000字

1936年12月第1版 193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210册

书号 10261·807 定价 1.30元

序

郑 莹

一九八一年五月，广东作协举办的第一届新人新作奖颁奖，冯峥的小说《“七级总理”》获奖，专程从阳江赶来广州参加领奖活动，我第一次同他见面。那时，他才34岁，瘦瘦矮矮的个子，穿着朴实的深蓝色干部服，高高的颧骨衬着闪烁的眼珠，说话干脆利落，给人聪明灵活的印象。他是渔民小学民办教师，惦挂着学生的学业，没逗留几天就赶回去上课了。以后，我陆陆续续读到他的作品，也在组稿和开会时常有接触，才逐步了解，觉得他是一位颇有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。

冯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创作的。由于家庭的波折，生活的坎坷，他当过渔民、盐工、农民、生产队干部，又当过多年渔民学校教师，结交了不少农民、渔民朋友，经常同他们一起工作和生活，一起感受喜怒哀乐。因而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，蕴藏了一幅幅渔港和农村的生活画图，

为文学创作准备了有利条件。

二

收进这本集子的十四篇小说，分为两辑。上辑反映渔民生活，下辑反映农民生活。作品各自从不同角度截取生活的横切面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使我们感受到浓烈的时代气息，看到彩色缤纷的生活景象，触到碰击心灵的思想交锋，听到隆隆前进的社会音响。

我们看到：渔民妇女海生嫂在争分夺秒抢捕鱼虾的时刻，毅然抛弃宿怨，替“学大寨”时迫害过自己丈夫的下台干部修补渔网，弹奏了一曲干群关系的新歌（《七月八，西南发》）。渔家女阿皎的家庭“摘”了渔栏主的“帽子”后，甩掉沉重包袱，挺直腰骨做人，不惹人注目的渔家女的凛然正气令人瞩目，谱写了一首人的尊严的颂诗（《渔场三月水》）。被评为一九八一年《萌芽》优秀作品的《羊鱼嫂》，是一尊渔妇的粗犷雕像，她面对唾手可得不义之财，却不为所动，激荡着“我们穷得清硬，赚的是叮咣响的咸水钱，怎么好去做那触天条犯国法的事”的铮鸣。《海市》象一幅简朴素描，勾勒出海边的以物易物的古风，在人与人的精神思想碰撞中闪耀着一颗高贵的心。我们还看到：获首届新人新作奖的《“七级总理”》同续篇《番薯昌的烦恼》，拍摄了打倒“四人帮”不久的农村影照，农村初步挣开“左”的重轭，争取到“种田自主权”，并由此引来连串的喜剧和闹剧，那幽默的讽刺性的笔

调，使人眼角噙泪，痛切感到沉重的因袭负担，再也不应存在下去了。

读着作品，有如跟随作者进入渔港和农村，去了解群众的生活风貌，去窥探他们心中的奥秘，去同他们结交朋友。作品描写了社会伦理、家庭关系、爱情生活，通过故事情节的起伏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，透射出时代的脉搏和生活的新信息、新风尚。

三

冯峥在艺术上是有所探索，有所追求的。

他的作品不是把生活加以净化，而是从生活中概括本质，表现现实生活的矛盾。作品尖锐地写出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，家庭与社会的关系，里面有思想交锋，有事情纠葛，有历史因缘，从而，展现了社会变革的风貌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，也透露了作者对道德、伦理、美学的观点，主题具有一定的深度。

他的作品注重塑造人物形象，通过人物活动的描写和人物的性格的刻画，来展开现实生活的矛盾，探索生活的底蕴，而不是简单地图解某一概念。作者虽然还未塑造出丰碑式的典型，但所写的人物，还是说得上性格鲜明、具有特色的。如羊鱼嫂、番薯昌、阿蛟等，都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他的作品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描绘了一幅幅南方风情

6A99317404

画。无论写景状物，还是写生活环境，风土人情，都力图抓住南国特点，绘声绘色，使读者如身临其境，宛在南国一游。

冯峥对文学语言是下了一番锤炼、磨打的工夫的。不难看出，作者除了从中国古典文学吸取营养外，更着力向群众语言学习，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，融进文学语言之中，使之既通俗，又形象。这，要经过较长时期的观察、收集、分析，再加以必要的加工，筛选。正因在运用了活生生的语言，在表达人物思想感情，展现民俗民风，叙述人们交往的时候，就显得既鲜明又亲切，既生动又具体——

光棍碰上锣槌，都是没皮的柴，哪儿来的钱？

番薯大的字儿也不识半畚箕。

二妹子这年十八岁了，长得俏，是村里的一枝花。
秋樟伯家门槛垫多了两块砖头，还是让媒人给踏低了。

以上是行文叙述，至于人物对话，就别有一番情趣了。
《“七级总理”》中，豆皮婆骂丈夫番薯昌的一段话，就把一个泼辣刁蛮的村妇形象刻画得活龙活现了。

“你这个死龟，还入老娘的门干什么？人家说手指拗入不拗出，你偏是往米瓮里扒米出外。不看僧面你也看佛面呀，你这三寸钉式武大郎，闻尿香，闻饭臭……”

这类的例子随手可拾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冯崢同志演过戏，写过戏，他写的一个小戏还得过奖。这些实践，使他在人物对话性格化方面受益良多。

四

被誉为“故事之乡”的阳江县，人们有写故事和讲故事的爱好的。冯崢自小听民间艺人说书，读章回小说，受到影响，他的作品从而汲取了一些通俗文学的长处。例如《姑嫂缘》就是运用近似说书的形式，叙述了一段曲折而带有哲理的故事；《“七级总理”》、《番薯昌的烦恼》、《寡妇寨风情》等，都有较浓的通俗文学味道；至于其他作品，也都有通俗文艺那种描述明快，通俗易懂，情节曲折，跌宕起伏，情趣盎然，引人入胜的特点。不过，细加推敲，会发现作者有时在布局谋篇时，过多求助巧合的契机，露出拼凑、斧凿的痕迹。

五

这本集子的作品，不能说已臻于成熟，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。人物形象也不够丰满、鲜明，但作者经历的文学道路不长，能取得如此成果，确属难能可贵。可是，话得说回头：不应以此满足。

一位有志气的作者，需要回视存在的缺点，眺望前面的

路程，不断奋进，努力攀登。怎样提高思想，更新观念，捕捉新的生活信息，分析新的生活，感受时代的脉搏？怎样在熟悉群众生活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投身生活浪潮，探索生活的底蕴，更广阔地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谛和生活的美？怎样在现有的艺术基础上，进一步探索、磨练表现生活的能力，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感人的魅力。

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出版说明

《越秀丛书》是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编辑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。主要选编广东省中、青年作家的作品，个人结集，陆续出版。

《越秀丛书》 书目

(1986年)

钓鲨女

两个太阳

生活往往是这样

急流

远处，有一盏渔灯

水养惊喜地揉揉眼睛——不错，那是一盏渔灯！望夫礁那拐角处，终于转出一盏渔灯来了。可是，此刻憋在他喉咙里的歌儿，忽地又好像哽着的鱼骨，吐不出来了。不，吐不出来也要吐！再过两晚就换潮了，今晚无论如何也要再唱它一晚：

哎呀哩！天上雁鹅行对行哩，
海底龙虾一双双。
单人独枕难入梦呀，
想妹想到天大光罗喂！

歌唱完了，水养停了橹，屏住气。他是多么希望就在这个时候礁那边传来一阵熟悉的歌声啊！可是除了夜风和海浪嬉戏的声音外，什么也听不见了。“兴许她一下子没听见？”水养抖擞了精神，干咳一下，提高了嗓门：

哎呀哩！想妹想到天大光哩，

寡佬寡索几孤寒。

人地（们）开身（出海）成双

对哩，

阿哥近山（回港）泪两行呀罗！

啊！回歌了，回歌了！水养侧着耳，真想象密网捞虾一样，一字不漏地捕捉对方歌词里的每一个字，品尝那每句歌儿唱出来时的语气和感情。可是，听着听着，他失望了！那是远处谁家的照火小艇咿呀咿呀的摇橹声。“莫非她正在追捕一群鱼，没空对歌？也许，等会儿歌声就会传来了……”

这良好的猜测只在水养脑海一闪，就好象轻烟一样地消逝了——昨夜，不也是这么个猜想过的、自慰过么？昨晚已是白唱了一夜，哦，还有前夜呢。今晚还唱不唱？唱！水养咬了咬牙，抬高了头：“哎呀哩——”歌声是挤出来了，可连自己也听得出那声音和嚎哭确实差不了多少。不，哭也要哭出来！水养咽了口唾沫，又唱起来：

哎呀哩！阿哥近山泪两行哩，

两行泪落空水缸。

端碗无心来扒饭呀，

哎呀哩，摆多了阿妹筷一双罗喂！

海面静静的，除了细浪拍船外，再没有什么别的声音。

一滴豆大的泪珠滴在橹把上时，水养才知道自己真的哭了。
“细娇呀，你就真的这么狠心了呀！”水养长叹一声，呆呆地坐在舱面上。

其实洗细娇又何曾是狠心？要不是四婶同在一条小艇上，这会儿她可真要一屁股坐下来哭个痛快哩。她听见了，都听见了，听得那样的真切，连最后一句歌儿带着的泣咽声也听出来了。渔家女谁没有一双灵耳朵？可她恨哪！恨？真个恨？自己也说不清楚。若果是真恨，为什么一连几晚还肯来这鬼地方照火？说不恨，为什么听了那催人泪下的歌儿自己又不回答？“唉——”细娇微微噓了口气，一颗心就象艇下的灯影，叫水搅得零星破碎的。

“妹子，听来怪切肝的哩，你就回他几句吧。”四婶停下手中的兜网劝道。

“唉，还唱什么，千年的鱼汁埕都淡了罗！”细娇叹了口气，象要排除心中的烦恼似的，使劲地摇了几橹。

“淡了？要你心中的那一份吧！”四婶也斜着眼说。

心中的这一份？细娇望着远处的灯光没有回答，手中的橹慢慢地摇着，摇着……

那是多么遥远的夜晚，哦，也是这么个繁忙的三月水之夜。那时节，满海是火艇，满海是渔灯，满海是咸水歌。春潮荡漾的三月水，是南海渔家最热闹的季节。水上人家的青年男女长年累月泡在海上，他们不可能象城里的红男绿女那样在大街上挽手臂，在公园里亲嘴，也不可能象山里的樵哥茶女那样满山追逐，互掷花枝。一年长长，只有在这个时候

才能因生产而聚在一起。一过了这照火时节，他们又要放下渔灯，收拾网草开赴新的渔场了。就象内地人的庙会，大理的三月三，渔哥海妹们就在这美好的晚上，在繁忙的劳动中，寻觅那幸福的爱情。

大海是那样的多情，月亮是那样的有意，它们给海上的青年男女撒下了一张黑色的纱幕，纱幕里，谁也不能清楚地看见谁。就算是平日那憨厚的渔哥，腼腆害羞的海妹，也不怕别人看见自己的红脸了。他们可以一边照鱼，一边忘情地歌唱，歌唱美好的生活，抒发年轻人心底里的爱慕与追求。牙尖耳灵的渔女唱完一曲咸水歌后，就竖起耳朵，象雷雨夜里细心的女报务员在捕捉耳机内的每一个信号一样，在满海纷杂的歌声中，寻找那能触动心弦的知音。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于是她又唱去一首，那边又对回了一首。唱着唱着，歌声象一条无形的红丝线，把他们牵近来，牵出歌场去，牵到一个僻静的礁石旁，牵到海角的一个无人的地方……

十八岁那年，情窦初开的细娇跟着姐妹们唱了一个三月水。她是在这时第一次认识何水养的。以后到水产收购站卖鱼，到商店买绳缆胶丝时，两人不时见见面，也不敢打个招呼，红着脸就走，直到老远的地方才敢回过头来，哎呀，坏东西，他不知站在老地方望着自己多久了！她扑哧一声笑了，转头就跑。

此后，凭着姑娘的灵性，不到半年细娇就把水养那头的情况打听得一清二楚了：水养家住龙虾屿，和细娇的独石港对面不过十海里。他乳名叫做乖乖。乖乖？牛高马大的汉子

就这么个细仔子的名号？真的，据说水养从小就听爹妈话，不会淘气，爹妈疼他，就叫他乖乖。以后，入学读书了，不象那些“小水獭”成天逃学去捞虾仔捕鱼仔，他听老师校长的话，成绩又好，老师校长也叫他乖乖。那天夜里，细娇问他：“你喜欢我么？”水养说：“我爹妈说，会做工就行了。”细娇又问：“我们——定了吧？”水养说：“我问问我妈。”细娇又说：“我们偷偷攒点钱吧？”水养说：“我还没问过爹哩。”细娇气恼了：“爹呀妈呀，又不是你爹妈娶我，有一天你爹妈死了，你又问问谁？”“那，那我就问问你。”——唉，就这么个乖，姑娘心软了，第二年，他们结婚了。

结婚后第二年，水养因为“乖”，听话，给工作队看上了，从船上调上大队当“割尾巴”的“冲击队”。细娇见丈夫当了这遭人背后骂的差役，很是担心：“螺妹她爹，听说今天你们把人家虾公福的虾网缴了？”水养回答：“他去搞自发。”“你不怕人家背后骂你？”“工作队老洪说的，没错。”又有一次，细娇听说“冲击队”要抓新村的聋子七叔去批斗，就拉住丈夫：“你不要去做那没阴功的事呀！”“他搞投机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昨夜他去照蟹。”“昨夜照蟹，也犯法么？”“工作队老王说的。”“你别老是老红老黄说的，我问你哩！”“工作队说的，错不了。”细娇听罢，心沉下去了，痛苦地皱起眉头：这号人，就知道“老红说老黄说”的，就是一个劲的“乖”！

终于有一天，痛苦的事轮到细娇的头上来了。离父亲的生日只有三天了，可是连买一筒寿面，买一瓶烧酒的钱也没有，怎么办？她女儿螺妹去年过独石港外婆家时，因为老穿